

蒙古统治俄罗斯历史新论*

孙嵩霞

【内容提要】 2014年，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修改工作委员会提交的《祖国史新教学方法观》将之前的“鞑靼—蒙古枷锁”替换为“俄国依附于汗的体系”，表明当今俄罗斯对蒙古统治的历史有了新的评价和认识。了解俄罗斯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变化可以让我们对俄罗斯今后的发展规划有更准确的把握。

【关键词】 蒙古统治 俄罗斯 俄国史

【作者简介】 孙嵩霞，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其中不乏全盘否定，甚至丑化俄罗斯历史之作。针对这一情况，普京总统于2013年提出了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要求，并提议组建历史教科书修改工作委员会，编写统一的俄罗斯历史教材。虽然统一教科书的编写计划最终在2014年被俄罗斯教育科学部推翻，但从工作委员会提交的《祖国史新教学方法观》中，我们依然发现了某些显著的变化。

按照新标准，史学著作中常见的“鞑靼—蒙古枷锁”^①（татаро-монгольское иго）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俄国依附于汗的体系”（система зависимости русских земель от ордынских ханов），“汗国枷锁”（ордынское иго）的表述提了一次，而且出现在括号的加注中。在2014年最新出版的《图解历史》^②教程中，“枷锁”一词也未出现。这些改变无疑传递了一个信息：在当今俄罗斯史学界，关于蒙古统治俄罗斯的历史已经有了新的评价。要知道，在俄罗斯，对历史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个国家对近期、中期甚至长远的发展规划。苏联解体之后，关于俄罗斯该往何处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俄罗

*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修改意见，文中疏漏由作者承担。

① “枷锁”一词也有学者译为“桎梏”。

② Головкин А. История в схемах. Весь школьный курс в схемах и таблицах. Эксмо, 2014.

斯人，所以，了解这段历史在俄罗斯的评价变化对分析俄罗斯今后的政策走向意义重大。

一 蒙古统治俄罗斯的历史

蒙古统治俄罗斯的历史可追溯到13世纪。13世纪，蒙古从漠北草原崛起。1206年，铁木真统一各蒙古部落，在斡难河上游召集大忽里勒台（即蒙古各部落酋长会议），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尊号“成吉思汗”，大蒙古国成立。

1223年，罗斯人与蒙古人发生首次冲突。在此之前，罗斯人对蒙古人一无所知。据《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记载：“这一年，由于我们的罪孽，来了素不相识的多神教徒。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从什么地方来，他们说何种语言，属于哪个部落，信仰什么。我们把他们称作鞑靼人。”^①这一年，蒙古大军在哲别与速不台的指挥下在卡尔卡河大败罗斯与波洛伏齐人组成的联军，然后向伏尔加河流域继续推进。在进攻保加利亚人遭遇失败后，大军向东折返，经过哈萨克草原退回蒙古。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他的儿子窝阔台被推举为继承人，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成吉思汗的帝国则分成了几个大的封国。他的孙子拔都获得了额尔齐斯河以西“凡蒙古马蹄所到之处”的大片封地。1235年，拔都奉命率蒙古大军第二次西征。1237年秋，蒙古大军越过伏尔加河，在沃罗涅日集合，再次进犯罗斯土地。拔都率军平定钦察，然后直入俄境，攻下罗斯东部的梁赞公国、科洛姆纳、莫斯科、弗拉基米尔以及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的其他城市，随后挥军南下，攻克佩列雅斯拉夫利、切尔尼戈夫，劫掠俄罗斯全境。“除了诺夫哥罗德是仅有的例外，俄罗斯全境都迅速遭到蹂躏，田地荒芜，城镇破坏，全国居民陷于因亚洲人的征服而引起的无法形容的恐怖之中。”^②

1240年，蒙古军队攻陷基辅。1243年，拔都建立金帐汗国（也称钦察汗国或术赤兀鲁思），建都萨莱。自此，金帐汗国作为宗主国统治罗斯诸公国，罗斯大公或者其他王公必须得到金帐汗的恩准才能即位。以汗的名义拥立为王公的人，被称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是金帐汗的代理人，必须接受汗委派

^① [苏] Б. Д. 格列科夫、А. Ю. 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6页。

^② [英] 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吴持哲、吴有刚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8页。

的八思哈监督，代替金帐汗管理罗斯各公国，收取贡赋。

1380年9月8日，在顿河上游的库利科沃^①旷野上，以金帐汗国马麦汗为首的20万^②蒙古军队与莫斯科公国德米特里大公率领的15万东北罗斯军队进行了一场大血战，史称“库利科沃会战”。蒙古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德米特里取得了战役的全面胜利。库利科沃会战之后，蒙古人对罗斯的统治有所减弱。

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伊凡三世决定彻底推翻鞑靼人的压迫，趁金帐汗国衰落之际，从1478年开始停止向鞑靼人纳贡。大帐汗阿合马调集兵马，于1480年亲自率领大军征讨莫斯科。鞑靼人沿奥卡河而上，在奥卡河支流乌格拉河岸上与俄罗斯军队经历了长时间的对峙，鞑靼军队饥寒交迫，士气低落，不敢转入进攻。与此同时，伊凡三世的同盟克里木汗不断从背后袭击金帐汗国的领地，而答应增援阿合马的盟友立陶宛大公卡什米尔根本没有出兵，阿合马无奈之下，只好从莫斯科边境仓皇撤兵。伊凡三世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在乌格拉河对峙之后不久，阿合马在内讧中被杀，金帐汗国被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摧毁，延续了两个半世纪的蒙古统治彻底终结。

二 对蒙古统治俄罗斯历史的传统评价

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蒙古问题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尼·卡拉姆津。他的第一部系统介绍俄国历史的著作《俄罗斯国家史》^③，引发了19世纪人们对蒙古问题的浓厚兴趣和激烈争论。在蒙古统治对俄罗斯历史命运的影响问题上，学界争议很大。总的来看，苏联解体之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蒙古征服对俄国历史进程并没有产生深刻影响，也没有导致俄罗斯国家社会生活的深刻转变，蒙古统治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卡拉姆津在《俄罗斯国家史》一书中强调：“俄罗斯人摆脱枷锁之后更多的是带有欧洲特征，而不是亚洲特征。”^④换言之，卡拉姆津否认蒙古征服对俄罗斯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质的影响，因为俄罗斯在摆脱枷锁之后依然是欧洲的俄罗

^① 也译为“库里科沃”。

^② 俄国历代史籍以及原苏联时期的一些史学著作一直认为双方的军队大约有10万或者20万，后期也有学者认为人数没有那么多，大约是6万，本文采用大多数史学家认可的数字。

^③ Карамзин Н. М.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http://www.kulichki.com/inkwell/text/special/history/karamzin/karahist.htm>

^④ Там же.

斯。卡拉姆津的观点在19~20世纪初的很多史学家的著作中得到了肯定和发展,如谢·索洛维约夫、瓦·克柳切夫斯基、谢·普拉托诺夫等。在索洛维约夫看来,蒙古—鞑靼征服仅仅是游牧民族长期以来在欧洲草原上统治的继续,只是“蹂躏了罗斯或从罗斯搜刮贡赋”,“他们让一切照旧”^①。索洛维约夫甚至不使用“蒙古时期”(монгольский период)这一概念,而是用“分封时期”(удельный период)来替代。在他看来,蒙古—鞑靼统治只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偶然事件。他的学生克柳切夫斯基在《俄国史教程》中也几乎忽略蒙古人的存在,既没有单列蒙古时期一节,也没有叙述蒙古—鞑靼统治对罗斯的影响。他在《俄国史教程》第一卷中详细讲述中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只字未提蒙古人或者金帐汗国。在第二卷讲述莫斯科公国统一罗斯的过程时,他只提到了蒙古—鞑靼压迫罗斯所带来的非常有限的影响:“鞑靼人对被他们所奴役的罗斯的态度,消除了或者缓和了北部罗斯王公们给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造成的许多纠葛”^②;“汗的恩惠,也就是说他的专断,不止一次地预防和阻止了内讧的惨祸。”^③在这个问题上,普拉托诺夫尽管稍显“慷慨”,但他在《俄罗斯历史教程》中也只留了4页给蒙古—鞑靼人。在他看来,既然蒙古—鞑靼人没有占领罗斯,只是通过代理人来管理,那么蒙古—鞑靼人根本不会对罗斯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普拉托诺夫甚至认为,在研究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时候,可以不考虑鞑靼枷锁的存在^④。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叶·什穆尔洛(Е. Ф. Шмурло)、德·巴加列依(Д. И. Багалей)、米·季亚科诺夫(М. А. Дьяконов)、米·弗拉基米尔斯基—布达诺夫(М. Ф.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 – Буданов)等。

第二种观点强调蒙古统治对俄罗斯的消极影响,认为蒙古统治给俄罗斯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导致了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停滞。这一传统观点为大多数苏联学者所接受。

官方编辑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表明当时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是:“蒙古—鞑靼枷锁对俄罗斯大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消极的、严重衰退的影响……持续了240年的蒙古—鞑靼枷锁是罗斯落后于一些西方国家

^① 转引自〔俄〕戈·瓦·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一卷),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0页。

^②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二卷,贾宗谊、张开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页。

^③ 同上,第41页。

^④ Платонов С. Ф. Лекции по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 1993. С. 138.

的主要原因之一。”^①

苏联科学院鲍·格列科夫（Б. Д. Греков）院士和亚·雅库博夫斯基（А. Ю. Якубовский）院士合著的《金帐汗国兴衰史》^②可以说是苏联时期专门研究蒙古统治时期历史的经典著作。格列科夫在“有关鞑靼政权在俄罗斯历史上的意义的最主要见解”一章中分析了学界关于金帐汗国统治影响的不同观点。他强调：“我们不止一次地坚信马克思关于金帐汗国政权对俄罗斯民族历史影响的评价。在他的评语中，我们没有看到哪怕是关于这一历史现象的进步性的隐约暗示。相反，马克思激烈地强调了金帐汗国政权对俄罗斯历史的深刻消极影响。”^③

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其他学者的著作和论文中。如曾经侨居中国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梁赞诺夫斯基（В. А. Рязановский）的《关于蒙古文化和蒙古法制对俄罗斯文化和法制的影晌》^④、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弗·马夫罗金（В. В. Мавродин）教授的《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⑤、论文集《鞑靼—蒙古人在亚洲和欧洲》^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编写的《俄国文化史纲》^⑦等论著中都有类似的评论。

第三种观点为欧亚主义学派所持有。他们认为，蒙古的统治对俄罗斯思想文化、国家制度，尤其是地缘政治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⑧。

欧亚主义学派作为一个新的学术流派产生于十月革命胜利后流亡境外的俄罗斯侨民中。尼·特鲁别茨科伊、格·维尔纳茨基和彼·萨维茨基被称为俄罗斯欧亚主义“三套马车”。在特鲁别茨科伊《成吉思汗的遗产》一书^⑨中，欧亚主义学派的观点表现得尤其充分。在这本书里，他指出长期以来俄罗斯学界无视、甚至故意抹杀蒙古长期统治罗斯这一历史事实，强调蒙古统治对俄罗斯产生了非常

①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3 – е изд. М. :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74. Т. 16. С. 502 – 503.

② Греков Б. Д., Якубовский А. Ю. Золотая Орда и ее падение. Изд.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0.

③ [苏] Б. Д. 格列科夫、А. Ю. 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第215页。

④ Рязановский В. А. К вопросу о влиянии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права на русскую культуру и право. Харбин, 1931.

⑤ Мавродин В. В.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Еди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Ленинград, 1951.

⑥ Татаро – монголы в Азии и Европе.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здание 2 – е. Изд. : Наука. М., 1977. С. 14.

⑦ [苏] 苏科院历史所列宁格勒分所编：《俄国文化史纲：从远古至1917年》，张开、张曼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7页。

⑧ 栗瑞雪：《欧亚主义视野：萨维茨基论蒙古—鞑靼统治及其对俄罗斯历史的影响》，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3期。

⑨ Трубецкой Н. С. Наследие Чингисхана. Взгляд на русскую историю не с Запада, а с Востока. Берлин, 1925.

重要的影响。特鲁别茨科依认为，正是成吉思汗的庞大帝国教会了俄罗斯甚至全世界推行新的强力国家体制，将所有的民族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使之成为未来帝国的基础。在他看来，俄罗斯被蒙古—鞑靼枷锁所困的时候，还是一些各自独立的、零零散散的、几乎没有“民族团结”和“国家”概念的封邑公国。鞑靼人来了，开始压迫俄罗斯，顺便也教导它。两百多年后俄罗斯摆脱了枷锁，看起来已经是“尚未剪裁好”但却“缝制”得相当结实的东正教国家^①。维尔纳茨基和彼·萨维茨基也认为，蒙古人的统治并非是俄罗斯民族的奇耻大辱，它是俄罗斯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蒙古人对俄罗斯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统治对俄罗斯的国民经济、国家制度、社会结构和精神生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蒙古—鞑靼人侵奠定了俄罗斯国家制度的开端，决定了它以后历史发展的先进性。维尔纳茨基在《蒙古人与罗斯》^②一书中，专辟“蒙古对俄罗斯的影响”一章，从民族经济、政府和行政、社会变革、精神生活等几大方面谈了蒙古征服的影响。在维尔纳茨基看来，君主专制和农奴制度便是俄罗斯人民为其民族的生存所支付的代价^③。他甚至说，没有鞑靼人的统治就没有俄罗斯。在他看来，在鞑靼统治之前，罗斯局势已经动荡不安、面临分裂，当罗斯衰落的时候，它没有落到其他人手里，而是落到了鞑靼人手里，实乃罗斯之大幸，因为鞑靼人是“中性的”文化层，能够接受所有神祇、能够容忍任何文化。如果罗斯被西方征服，它的命运就要悲惨得多^④。

值得一提的是，自称是“最后一个欧亚主义者”，也是苏联国内唯一一个公开宣扬欧亚主义的历史学家、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列夫·古米廖夫发展了欧亚主义的思想。他在《古罗斯与大草原》^⑤一书中提到了鞑靼—蒙古人征服罗斯后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所谓的蒙古—鞑靼枷锁的消极作用被夸大，罗斯与蒙古—鞑靼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共生”（симбиоз）关系，在两个民族的“共生”中，每个民族各有所赢。在其生前的最后一本专著《从罗斯到俄罗斯》中，古米廖夫更进一步明确指出，罗斯与金帐汗国结成了同盟，而且从国家内部秩序的

① Трубецкой Н. С. О туранском элементе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Антология. М., 1993. С. 75.

② Вернадский Г. В. Монголы и Русь.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Т. 3. М., 1953.

③ Вернадский Г. В. Монголы и Русь.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Т. 3. М.: Аграф, 2000. С. 259.

④ Савицкий П. Н. Степь и оседлость //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Антология. М., 1993. С. 123 – 124.

⑤ Гумилев Л. Н.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и Великая степь. М.: Мысль, 1989.

确立方面，与鞑靼人的结盟对罗斯而言是好事^①。

三 关于蒙古统治俄罗斯历史的最新研究

苏联解体后，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不断出现，再加上意识形态对史学家们的禁锢日益减弱，俄罗斯国内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又重新热了起来，并且开始扭转苏联时期的一些观点。一方面，蒙古统治在俄罗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学者们扩大了研究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相关研究。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传统观点继续存在，欧亚学派的观点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观点，对蒙古统治历史的肯定与否定之声并存。

首先是立足考古发现的成果，正视蒙古统治俄罗斯这段历史的客观存在并对其影响进行客观评判。

苏联解体后，随着金帐汗国各城市考古发掘的全面展开和一些考古发掘成果的公布，史学家们得以依据新发现的史料和最新的史学理论做出更加客观的推断。200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题为“13世纪的罗斯：传统的延续还是断裂？”（Русь в XIII веке: континуитет или разрыв традиций?）的学术会议，可以说是对传统观点的第一次公开质疑。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地的著名史学家特别是考古学家介绍了自己的最新研究进展和考古成果。依据手中所掌握的大量最新材料，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1237~1240年间蒙古—鞑靼征服罗斯所造成的影响问题。学界对过去一直以来认定“拔都大屠杀改变了整个罗斯物质和精神文化”的观点开始提出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

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基辅的伊瓦金教授（Г. Ю. Ивакин）在题为《基辅与蒙古入侵》（Киев и монгольское нашествие）的报告中指出，过去认为1240年之后基辅变成一座荒城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个观点不仅缺少13世纪下半叶到15世纪的考古数据印证，而且对当时的书面史料也引用不足，分析不够。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基辅城市的物质文化在这一时期基本上保留了11~12世纪的传统，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此外，最新考古发现也证明了13~14世纪的基辅存在着大量的高级文化艺术产品和文化艺术活动，也证实了当时的基辅存在着广泛

^① Гумилев Л. Н. От Руси к России. М.: АСТ, 2008. С. 174.

的对外联系这样一个事实。

切尔涅佐夫教授（А. В. Чернецов）在会上做了题为《古梁赞与蒙古—鞑靼入侵》（Старая Рязань и монголо – татарское нашествие）的报告。他系统分析了现有资料并提供了新的数据，证实古梁赞城在1237年之后，也就是在整个13世纪下半期到14世纪之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中心。此外，他在多年的考古发掘中找到了这一时期存在的大量陶瓷以及刻有可汗名字的金帐汗国的石片，这些考古发现印证了古梁赞城在当时东欧平原中部的中心地位。

马祖罗夫（А. Б. Мазуров）的报告《科洛姆纳在13~14世纪的进化：从古罗斯小城到莫斯科大公的辖区》（Эволюция Коломны в XIII – XIV вв. : от малого города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к домену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з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主要讲述了科洛姆纳的城市建设和规划结构特点。他借助最新考古发掘数据认定，在经历了显然与蒙古—鞑靼入侵有关的13世纪的危机之后，城市仍然继续快速发展，至14世纪中叶时，科洛姆纳城的面积已经大大超出蒙古—鞑靼入侵之前。马祖罗夫认为，这与罗斯南部边区居民的移入和科洛姆纳城并入莫斯科公国有一定关系。

列昂季耶夫（А. Е. Леонтьев）在其题为《大罗斯托夫：10~15世纪城市疆域变化动态与历史阶段》（Ростов Великий. Динамика изменения территории и этапы истории города в X – XV вв.）的报告中指出，罗斯托夫幸免于1238年的大劫难，在13世纪成为东北罗斯的第二大中心城市。但遗憾的是，它没能继续发挥这一潜力。14~15世纪，这座古城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由此他得出结论：对城市发展起了阻碍作用的并非拔都西征，而是其他诸多因素^①。

这次会议由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尼·马卡罗夫（Н. А. Макаров）教授主持。他强调，本次会议对于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与蒙古—鞑靼入侵相关的考古问题研究意义重大，但是今天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存在着很多困难。比如，无法确定到底有哪些建筑是属于13世纪的，也很难确定到底有哪些建筑毁于大火，即便是毁于大火，也无法证明确系战争行为，考证精确日期又不可能，这样一来就无法客观考证拔都入侵所带来的结果和影响。13世纪虽然一系列城市相继衰落，但是与此同时，另一些城市也在飞速发展，如特维尔、莫斯科、科洛姆纳，别列亚斯

^①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усь в XIII веке: континуитет или разрыв традиций?”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2001, № 3.

拉夫尔—梁赞斯基，等等。13世纪农民分散居住的变化与蒙古人入侵的时间是吻合的，但是这个变化并不单单是因入侵而引起，与其说是入侵的影响，不如说这只是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内部发展进程。

这次学术会议虽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但至少证实了两个问题：第一，在13世纪，在那些蒙古入侵并未触及的地方也存在着传统文化上的“断层”；第二，拔都入侵并没有破坏掉整个俄罗斯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这一学术会议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俄罗斯学界不再是一味地淡化、忽视蒙古统治的作用，而是正视这一事实的存在，并进而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1995~2004年在鞑靼斯坦和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进行的综合考古发掘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史学家们获得了关于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居民在中世纪早期和繁荣期的文化发展数据。他们发现了12~14世纪的建筑遗迹，从中找到了砖、金属制品、骨制品、石器、玻璃、饰品、硬币、动物遗骨等物品，同时还挖掘出13~16世纪上釉的中亚喀什土陶和中国的青瓷碎片等大量文物。根据发掘出来的文物，史学家认定，金帐汗国时期居民点广布，有大型的手工业和贸易中心，金帐汗国的城市生活和手工业制造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①。

其次是转换研究思路，从不同的角度开展研究。

2008年2月在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召开的一次题为“从文明史观的视角研究金帐汗国”（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подход к изучению Золотой Орды）的圆桌会议上，很多与会专家认为，金帐汗国是突厥—鞑靼文明的巅峰。专家们建议把金帐汗国作为一个特殊的文明进行研究。会后出版的论文集《金帐汗国文明》^②刊载了专家们的研究成果，从文明史观的视角对金帐汗国进行了解读。虽然金帐汗国并不等同于俄国，但作为中世纪俄国的宗主国，金帐汗国的发展与俄国的发展有着难以割裂的联系。关于金帐汗国文明的研究为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研究俄罗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从2008年开始，该系列的论文集每年都会出版，说明这一研究课题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参与和支持。重要的是，对于金帐汗国文明的逐渐认同改变了学界关于蒙古游牧民族野蛮落后的一贯看法，也让学界开始重新思考蒙古统治对俄罗斯的影响。

^① Бурханов А. А. Золотоордын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Поволжья: 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зучения, сохранения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оселений XIII – XVI вв. в Среднем и Нижнем Поволжье в 1995 – 2004 гг.) //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07, №1.

^② Золотоордын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Выпуск 1. Казань, 2008.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爱德华·库利平(Э. С. Кульпин)教授从社会自然史(социоест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的角度研究了这段历史。社会自然史创立于20世纪90年代,库利平作为社会自然史的创立人,号召通过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理解当今社会现状并预见未来。他被誉为“真正首次在科学实践中从批判分析俄罗斯国家遗传的角度研究金帐汗国历史”^①的学者。库利平的研究引用了气候学、民族学、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发现,利用了人口变化、人口迁移、瘟疫传播、土壤形成和城市集中的数据。此外,库利平还是一年一度的“人与自然:社会自然史问题”(Человек и природа. Проблемы Социоест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国际学术会议的组织负责人。该学术会议由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和《历史与现代》杂志社合办,会议讨论社会和自然进程中各种现象和事件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探寻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②。在2012年举办的第36届“人与自然”国际学术会议上,莫斯科动力学院的三位学者合著的《13~17世纪东北欧气候与历史事件新对比年表》^③将13~17世纪东北欧的气候变化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进行了详细对比,给出了气候变化与历史事件的可能联系。他们认为气候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的经济活动和人口迁移的方向,气候变暖时,居民向高纬度移动,气候变冷时,居民则从高纬度地区移出。自然地理条件对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和疆域的扩充影响很大。同样的,库利平也通过研究发现,鞑靼人的入侵发生在罗斯气候变暖之后^④。

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谢·涅菲奥多夫教授(С. А. Нефедов)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俄罗斯历史。在两卷本的《俄罗斯历史:因素分析》中,涅菲奥多夫采用了美国史学家威廉·哈迪·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的全球史观和社会学家杰克·A. 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的人口—结构学理论,试图利用现有的知识解释俄罗斯的历史,可

^① Юлдуз Халиуллин, Золотая Орда: взгляд с позиций XXI века // Природа и общество: на пороге метаморфоз. М., 2010. С. 313–314.

^② Серия “Социоест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Генезис кризисов природы и обще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 Под ред. Кульпина Э. С. М., 1992–2013. Выпуск 1–37.

^③ Клименко В. В., Мацковский В. В., Пахомова Л. Ю. Нова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хронология климатических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обытий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XIII–XVII вв.) // Человек и природа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и времени. М., 2012. С. 47–87.

^④ Кульпин Э. С. Генетический код цивилизации // Природа и общество: на пороге метаморфоз. М., 2010. С. 18.

以称作是俄罗斯历史的新解读。按照他的解读，蒙古统治时期的金帐汗国受到了多种文化元素的共同影响。蒙古的入侵具有全球性特征，蒙古征服的顺序决定了与之相伴的文明扩散过程。每征服一个国家，蒙古人就会吸收其文化元素并在后来征服推进的过程中连同本身的蒙古文化一起传播出去。这样，蒙古人不仅给罗斯带来了蒙古的武器，还带来了中国的管理体制，在以后的征服中，这些蒙古和中国的元素又带给了伊朗，可以以此类推^①。涅菲奥多夫还利用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的一些数据来研究历史，在《基于蒙古征服分析文化圈理论》^②一文中他得出过类似的结论。正是基于俄罗斯在蒙古统治时期接受了先进文化的影响，涅菲奥多夫写下了论文《枷锁有过吗？》^③，以此表明自己对“枷锁”这一表述的质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借助考古成果还是变换研究视角，学者们最终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俄罗斯发展的停滞不能完全归因于蒙古入侵；俄罗斯的宗主国金帐汗国具有高度发展的文明，能够把先进文化传给俄罗斯。也正是在鞑靼斯坦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下，新的历史教学观“俄国依附于汗的体系”最终代替了之前的“蒙古—鞑靼枷锁”。

此外，对蒙古统治俄罗斯的质疑之声也多了起来。康·片泽夫（К. А. Пензев）的《大鞑靼：俄罗斯大地的历史》^④讲述了13~15世纪在罗斯发生的事件，不但推翻了类似残酷的蒙古—鞑靼枷锁的说法，更是证明了俄罗斯和鞑靼民族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共同努力建设了俄罗斯国家。而亚·布什科夫（А. А. Бушков）在《金帐汗国的幻影》^⑤中更是大胆断言，俄罗斯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所谓的蒙古入侵，鞑靼人也根本不是外地人，而是扎沃尔日耶（Заволжье）的居民，他们在所谓的蒙古入侵之前很早就与俄罗斯人比邻而居，而可以称之为蒙古—鞑靼入侵的，实际上是大窝弗谢沃洛德大公的后代们与其对手为了独揽罗斯统治大权而进行的斗争。他认为，成吉思汗和拔都的名字正好对应着雅罗斯拉夫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而且马麦和阿合马也不是什么鞑靼可

① Нефедов С. 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Факторный анализ. Т. I. М. :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Территория будущего”, 2010. С. 195 – 196.

② Нефедов С. А. Теория культурных кругов – на основе анализа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завоеваний//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08, №1. С. 189 – 225; 2008, №2. С. 55 – 63.

③ Нефедов С. А. А было ли иго? // Урал индустриальный.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01.

④ Пензев К. А. Великая Татария: история земли Русской. М. : Алгоритм, 2006.

⑤ Бушков А. А. Призрак Золотой орд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лма Медиа Групп, 2007.

汗，而是罗斯领主。相应的，“马麦式的大混战”和“乌格拉河对峙”也并非是与外来侵略者的斗争场景，只是罗斯的又一次国内战争而已。无独有偶，俄罗斯科学院古代和中世纪罗斯文化委员会主席、古斯拉夫文字与古代欧洲文明研究所所长瓦·丘季诺夫（В. А. Чудинов）教授也在自己的个人网页上撰文表示，通过对发现于19世纪的五幅图片上的题字的分析，拔都和雅罗斯拉夫的确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们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了一幅图片上^①。

综上所述，关于“蒙古统治俄罗斯”这一问题在俄罗斯学界讨论得非常热烈。学界观点的分歧已经影响到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工作。例如，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安·德沃尔尼琴科（А. Ю. Дворниченко）教授主持编写的《俄国史》认为，蒙古枷锁“在很多方面具体影响了俄罗斯历史的进程，但主要的是使罗斯彻底面向东方，阻断了东北罗斯与罗斯其他地区的联系，确定了后来整个俄罗斯历史的欧亚属性”^②，而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亚·奥尔洛夫（А. С. Орлов）教授主持编写的《俄国史》，则强调蒙古征服是“俄罗斯落后于西欧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造成了罗斯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巨大损失。”^③

尽管俄罗斯学界对蒙古统治及其对俄罗斯国家产生的影响依然没有定论，但是毕竟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关注到了蒙古统治对俄罗斯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的考古发掘成果的出现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蒙古统治在俄罗斯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终会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责任编辑 张昊琦）

^① Чудинов В. А. Являлся ли хан Батый князем Ярославом? См. <http://chudinov.ru/iarislav/1/на> 25. 04. 2010.

^② Дворниченко А. Ю. , Тот Ю. В. , Ходяков М. 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учебник. М. , 2005. С. 66.

^③ Орлов А. С. , Георгиев В. А. , Георгиева Н. Г. , Сивохина Т. 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учебник. 3 – е изд. , перераб. и допол. М. , 2006. С. 58.